

## <<八月炮火>>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八月炮火>>

13位ISBN编号：9787505729551

10位ISBN编号：7505729551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巴巴拉·W·塔奇曼

页数：442

译者：尤利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八月炮火>>

### 内容概要

八月炮火烧遍  
四载生灵涂炭  
那个八月，霞飞，毛奇，克卢克。

- 
- 
- 
- 
- 

粉墨登场 那个八月，按小时计，按分钟计

那个八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

那个八月，人类那样的自以为是

一些人在战争中崛起，操纵亿万生灵

在战场上布局，在战场下斗智

如同这只是一场游戏

本书用生动、直接的语言，暴露人类愚蠢却真实的细节描写，详细描画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月战局与战事进程的清晰思路，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引人入胜，从高层的每一步设计，到士兵真实感受，从各国战略，到军官个人对战争的影响，丝毫不漏，娓娓道来，还原一个真实而有血肉的八月。

这些深谙政治游戏的上位者，用他们擅长的政治手段与军事谋略，一步步精心布置，驱使无数并不甘心情愿的军人百姓参与其中。  
这是一次自掘坟墓的狂热政治游戏。

一场应该可以避免、也没有一方真正希望发生、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全面性战争拉开帷幕

## <<八月炮火>>

### 作者简介

巴巴拉·W.塔奇曼 (Barbara W. Tuchman)，她写出了20世纪最好的历史作品。以《八月炮火》和《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从1956年到1988年，她共出版了10部作品：

《圣经与剑》( Bible and Sword, 1956 )、《齐默尔曼电报》( The Zimmermann Telegram, 1958 )、《八月炮火》( The Guns of August, 1962 )、《骄傲的城堡》( The Proud Tower, 1966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71 )、《来自中国的函件》( Notes from China, 1972 )、《遥远的镜子》( A Distant Mirror, 1978 )、《实践历史》( Practicing History, 1981 )、《“荒唐”进行曲》( The March of Folly, 1984 )、《第一次敬礼》( The First Salute, 1988 )。

## <<八月炮火>>

### 书籍目录

#### 第一章 计划

- 第一节 葬礼
- 第二节 “让右翼最后一个人的袖子拂过海峡”
- 第三节 色当的阴影
- 第四节 一个英国兵
- 第五节 俄国压路机

#### 第二章 爆发

- 第六节 8月1日：柏林
- 第七节 8月1日：巴黎和伦敦
- 第八节 给布鲁塞尔的最后通牒
- 第九节 “落叶之前回家”

#### 第三章 激战

- 第十节 “格本号……逃之夭夭的敌舰”
- 第十一节 列日和阿尔萨斯
- 第十二节 英国远征军纵横欧洲大陆
- 第十三节 桑布尔河与默兹河
- 第十四节 大溃败：洛林，阿登高地，沙勒罗瓦，蒙斯
- 第十五节 “哥萨克骑兵来了！”

- 第十六节 坦嫩贝格战役
- 第十七节 卢万的火光
- 第十八节 海上封锁线，强大的中立国
- 第十九节 大撤退
- 第二十节 前线在巴黎
- 第二十一节 冯·克卢克大迂回
- 第二十二节 “先生们，我们将在马恩河战斗”

## &lt;&lt;八月炮火&gt;&gt;

## 章节摘录

引言 1962年1月的最后一周，美国首位实现太空旅行的宇航员约翰·格兰第三次推迟航天飞行计划；纽约扬基垒球队宿将、一垒手比尔·穆斯·斯考伦以一年来辉煌的战绩（创下击中561球、28支全垒打、89支安打的记录），获得3000美元加薪，年薪飚升至35000美元；那一周，《弗兰尼和佐伊》荣登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中间隔了几档，《梅冈城的故事》忝列其后。

雄踞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位的是路易斯·奈泽的自传作品《我的法庭生涯》。那一周也见证了由一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世纪的美国人撰写的史学著作的面世，一部与任何名著相较都不遑多让的佳作。

《八月炮火》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唯书评界趋之若鹜，在普通读者群中也是声名鹊起，行销之广，成一时之盛。肯尼迪总统曾向时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专赠此书，提醒对方作为当代政治家，大家必须时刻鞭策自己，防止1914年8月的悲剧重演。

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囿于基金提供方不得将史学奖授予非美国题材的作品之要求，特意找了一个折衷方案，为塔奇曼夫人颁发“非小说类一般作品奖”。

《八月炮火》一书的作者一夜成名，她的后续作品风格同样优雅、内容同样引人入胜；不过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有“巴巴拉·塔奇曼”这个名头就足够了。

一部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月战事的书，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博得如此广泛的声誉？纵观此书，特点有四：细节丰盈，史料翔实，读者浸淫其中，历历犹如目见；行文自然流畅，表述明洁通透，跌宕起伏，妙笔生花；置身事外，站在一定的道德高度审事度人——塔奇曼夫人不以卫道士自命，不屑于喋喋不休地讲经布道，肆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她悲天悯人，不以尖酸刻薄为务；掩卷长思，读者与其说为人类的罪恶而挟嫌遗恨，不如说为人类的愚蠢而扼腕叹息。这三个特点，在塔奇曼夫人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可《八月炮火》魅力独具、令人爱不释手之处，在于其第四个特点。

作者匠心独具，擅于运用曲笔，使书中情节神龙见首不见尾，读来扣人心弦。从3个野战兵团、16个军团、37个师团总计70万人组成的德国军队，铁流一般浩浩荡荡地穿过比利时，长驱直入巴黎写起，她一支如椽巨笔，任意挥洒，虎狼之师突破法国北部防线逶迤南下，一路烟尘四起，势如劈竹，诚如德皇麾下一班干将预计的那样，必欲6周内拿下巴黎，将这颗欧洲明珠收入囊中之情状，历历如在目前。

读者诸君也许从一开始就对整个战事了然于胸，知道德军的铁蹄从未踏入巴黎半步；知道冯·克拉克将军出师不利，不得不绕道而行；知道马恩河一役，拉开了攻守双方百万大军长达4年之久深沟高垒、血腥杀戮的序幕。

塔奇曼夫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空读者的知识武库，在刀光剑影和枪炮的轰鸣声中，身临其境一般体验那场残酷的战争。

筋疲力尽的德军会不会做困兽之斗？

情势危若垒卵的英法联军能不能挫其锋锐、击其暮归？

巴黎会不会陷落？

塔奇曼夫人的治史之才，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14年8月的战争风云，经她娓娓道来，读者的感受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一样：前路云遮雾罩，未来缥缈无定。

《八月炮火》一书面世后，其作者巴巴拉·塔奇曼被媒体描述为一位50岁的家庭妇女、膝下有3位千金、丈夫是纽约出色的外科大夫。

她的个人出身也颇多可圈可点的地方，父、母一脉均系纽约坐拥巨资的犹太商贾世家、书香门第。外祖父老亨利·摩根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其舅小亨利·摩根梭曾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帐前效力，位居财政部长，叱咤风云12年；其父莫赖斯·沃森创办了一家投资银行。

她的童年生活是在哈德逊河下游北岸的一处五层红石大屋中度过的，一位法裔女家政每天为她朗读拉辛、高乃依诸大师的文学作品。

## &lt;&lt;八月炮火&gt;&gt;

在康涅狄克各州，更是谷仓、马厩一应俱全，其家业兴旺之状，可见一斑。

父亲严禁家人言语之间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有一次，正值豆蔻之年的她没有了尺度，在餐桌上大放了一番厥辞，父亲慈心不悦，责令她离席反省。

巴巴拉脖子里象是梗了一根椽子，直挺挺地坐着说：“我都这么大了，用得着罚饭吗？”

父亲算是开了眼，惊了个瞠目结舌——她呢，席照坐，饭照吃。

哈佛女子学院毕业之际，她陪伴率团参加伦敦世界货币经济论坛的外祖父去了英国，没有参加毕业典礼。

她还受聘于东京一家亚太地缘关系研究所，做了一年的研究助理，之后跻身《美国报》——一度濒临破产，幸亏父亲及时假以援手，斥资买断后方才绝处逢生的新闻媒体，成为一名新进写手。

她曾活跃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报道西班牙内战。

那一年她24岁。

1940年6月，就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铁蹄踏进巴黎的那一天，她与纽约的莱斯特·塔奇曼喜结连理。

即将奔赴战场、军前效力的塔奇曼大夫认为，时局动荡不安，不宜生儿育女。

塔奇曼夫人的回应是：“形势好转，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

想要孩子马上就要，管他希特勒干嘛？”

不出9个月，他们的长女就呱呱坠地了。

整个四五十年代，塔奇曼夫人分身有术，在养育子女的同时笔耕不辍，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

1954年，她的首部作品：《圣经与剑》，一部有关以色列犹太复国运动的历史题材著作问世。

紧随其后，她的另一部著作：《济默尔曼电报》，也于1958年出炉。

该书围绕1917年德国的一场外交阴谋展开，时任外交部长以帮美国南部邻邦墨西哥夺回德克萨斯、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旧属地为诱饵，策动墨西哥向美国宣战。

这部书行文格调高雅，内容趣味横生，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

其后数年间，巴巴拉·塔奇曼一发而不可收拾，随着《八月炮火》、《骄人之塔》、《史迪威在中国》、《远方的镜子》、《愚人行》、《礼炮初鸣》等一系列作品的付梓印行，这位作家声誉日隆，被奉为国之瑰宝。

其著述之丰、效率之高，令世人刮目相看。

在一些演讲活动和文字资料中（现已辑录成册，公开出版；书名《史海拾贝》），巴巴拉·塔奇曼为我们揭开了谜底。

她讲道，举凡卓越的建树背后，必有矢志不渝的追求。

用她的话说，就是“热爱事业者，必成大器”。

她在哈佛女子学院学习期间，曾就教于一位痴迷《英国大宪章》的导师，这位夫子“每谈此简，双目便炯炯发亮，连一旁聆听的我都大受感染，不觉心荡神移。

”她还提到数年后曾经邂逅的一名大学生，系里以关乎基础研究为名，硬性规定了他们毕业论文的主题。

该论题与此君平日所好风马牛不相及，他穷于应付，竟日搜索枯肠，却总是不得要领。

她很为这位大学生打抱不平：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她的书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深深吸引着她，为她津津乐道的。

某样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会顺藤摸瓜探究下去，要是兴趣越来越浓厚，那么不管这东西广为人知还是名不见经传，她都会潜心研究，乐此不疲。

最终，她总能探乎幽而发乎微，挖掘出湮没的细节，赋予事物全新的视角、鲜活的生命和深远的意义。

谈及那个特殊的八月，她发现“对时局敏感的人早就在战栗、在呻吟了。

因为他们意识到，人类正面临着一场浩劫。

”当她厚积薄发、尽吐胸臆，将所知、所感、所思诉诸笔端的时候，读者焉能不沉湎于她热情洋溢的表述、折服于她炉火纯青的技巧！

她动笔之前，必先下一番研究的功夫，积累写作素材。

## &lt;&lt;八月炮火&gt;&gt;

她一生勤奋，博览群书；有了明确的创作动机之后，更会专注于一时一事，上穷碧落下黄泉，直至所要表现的人物都变得血肉丰满、纤毫毕现，栩栩如生地在她面前站起来。

当事人的往来信函、电报、日记、回忆录、公文、作战指令、密码本甚至情书，她一样也不放过。她转战各大图书馆，身影出现在世界各地：纽约大众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局、大英图书馆、公共档案局、法兰西国家图书馆、耶鲁大学斯大林图书馆、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根据她的回忆，怀德纳图书馆林立的书墙，对于学生时代的她来说是“阿基米德的浴缸、摩西面前燃烧的荆棘、我的青霉菌培养皿……我像一头放任自流的牛，只顾贪恋地啃食青草，哪管晚上会不会浪迹荒野，无家可归”）。

《八月炮火》启笔之前的一个夏日，她租了一辆小排量雷诺轿车，实地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比利时、法国战场。

“我看到了德国骑兵风驰电掣般卷过麦浪翻滚的大地，声势浩大，夺人魂魄；我见证了交战各国陈兵列日，宽阔的默兹河横亘在两军之间的情景；退守孚日高地的法军，看着山下被德军占领的阿尔萨斯那令人心酸的一幕，我也如耳闻目睹一般，历历在目。

无论是埋首图书馆卷帙浩繁的史料中，还是凭吊曾经流血漂橹的旧战场，抑或在自家书斋里奋笔疾书，她始终将自己视野的焦点放在典型场景上面，并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来，给读者留下人物、事件的鲜活印象。

在此仅举数例：德皇：“全欧洲言论最自由的人。

”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招致世纪悲剧的灾星，高大肥硕、裹肩束腰，头盔上一根绿色的翎毛迎风飘舞。

” 冯·施里芬，德国的战争规划师：“出入普鲁士军政机关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牛颈族，另一种是细腰族。

此君属于后者。

” 法军统帅霞飞：“套着一身宽大的行头，块儿不小，大腹便便……霞飞长得有点像圣诞老人，看上去心地纯良和善，憨态可掬——实际上面善心不善、外憨内不憨。

” 俄罗斯军部大臣苏霍姆林诺夫：“圆滑世故、懒惰成性、寻欢作乐的行家里手、长得圆嘟嘟的……举手投足像个女人。

” 这家伙“迷上了一位外省总督23岁的娇妻，罗织了一大堆子虚乌有的证据，生生拆散了那对鸳鸯，抱得美人归，做了自家婆——第四婆。

” 巴巴拉·塔奇曼孜孜不倦于史海钩沉，大端在于探明事实真相，尽可能还原当事人的真实感觉。

她不落史观之窠臼，不屑于妄自穿凿，以实就虚。

一位姓名已无从查考的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史家如以现成的史学体系框诸历史事件，必然会犯先入为主、阉割史实的错误。

”她援引此言表述自己的治史态度，并一再击节叹赏。

她说，治史之要，在于务实。

“找出掩盖在历史烟尘背后的故事，这就够了，不必急着梳理其中的逻辑。

我相信，就事而不论事，留待真相大白、疑云俱解的那一天再织丝成锦，书就史册。

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联句成篇，铸就华章。

毋须主观臆猜，将各色人物、日期、枪炮、信札、议论连接起来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潜藏历史的长河下面的逻辑浮出水面。

何处当行，何处当止，这是研究工作最难把握的一个尺度。

她说：“知止于未止，方为善者之策，否则，你会陷入漫漫长路无尽头的困境。

”她进一步阐释道，“学易行难。

潜心研究学问，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久之常诱人沉迷。

写作就不一样了，一字之出，青丝为白。

”案牍劳形日久，她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在浩若烟海的故纸堆中遴选、提炼，将互有关联的素材线之串珠一般连结成一个整体，谋篇布局，构建煌煌巨制。

## &lt;&lt;八月炮火&gt;&gt;

一句话，正式进入写作。

创作的过程，她说：“非常耗时费力，并且苦不堪言，其间不乏愤而不启、思而不达的痛楚。调整结构、增删内容、修饰润色、推倒重来，可谓苦心焦思、辛苦备尝。

不过话说回来，个中况味，也非寻常可得。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临阿尔卑斯之绝顶，思接长千载，目极万物，施施然其乐何极！

”她誉满天下的写作风格，是经过好几年的锤炼方才形成的，这倒有点令人咋舌。

她的哈佛女子学院毕业论文上，题写着这样的批复：“风格欠佳。

”她的第一部专著：《圣经与剑》，在芳程有归之前，曾被30家出版社拒之门外。

她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挺了过来，并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勤奋敬业、善纳雅言、持之以恒。

”塔奇曼夫人对“人人拥有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英语”超卓表达力深信不疑。

她的语言本身膜拜，常使她面对要么以辞害意、要么言而无文的两难选择。

“首先，我是一个作家，我的任务是书写历史。

”她说，“写作的艺术与历史的艺术对我来说，魅力一样大……抑扬顿挫的语音，在我的耳畔不啻天籁之鸣；意象丰富的词句，常使我心驰神往。

”每每写到得意处，她往往会心生与人分享的冲动，当下拿起电话拨打给自己的编辑，铿锵有致地读出来。

张弛有度的笔墨，清新俊朗的语言，在她的眼中就是历史发出的声音。

她最大的追求，莫过于“让读者流连书香，废寝忘食。

”适此俗风肆起、斯文扫地的时代，她依然高蹈景行，不没圭臬之望。

她认为，品味之高下，取决于是否具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和诚实纯朴的动机。

造诣和用意在创作质量上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功夫不深，佳作难成。

”她说。

塔奇曼夫人与学术界、评论界人士之间，始终横着一道藩篱。

她没有博士学位，“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缺憾，反而成全了我。

”她声称。

她认为，科班生涯使一个人的思想僵化、活力全失、风格刻板。

她说：“经院派史学家深受整齐化一的受众之累，初为论文指导教师，继为讲堂里的那一千人等。

他们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吸引力。

”有人认为她是一块教书的好料，她掷地有声地回应道：“我干嘛教书？

我是一个作家，无意耕耘教坛！

不乐教，岂能教？

”对她来说，作家应尽之务，或在图书馆、事发现场考察研究，或伏首案前奋笔疾书。

她指出，大名鼎鼎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吉朋、麦考利、帕克曼诸人，同样没拿过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认为塔奇曼夫人的作品不值一晒，将其纳入通俗历史读物的范畴。

畅销书不登大雅之堂，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甚嚣尘上的贬损之辞，深深地刺伤了她。

绝大部分作家同行遇到这种情况，都会采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一句辩驳会招来十句谩骂。

然而，塔奇曼不是怯战的鸵鸟，她当下跳了起来，奋起还击。

她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我留意到，有些评论家目不尽行，便面对他人的作品指东划西，大放厥辞。

”她还说，“评论家惯于抓他人的辫子，以此彰显自己的博学与高明。

对此，纪实作家们早就心照不宣。

鄙人故尔在此专候，看各路高人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



## &lt;&lt;八月炮火&gt;&gt;

”塔奇曼夫人打赢了这场战争，不认输的人士也只剩下腹诽，不再跟她分庭抗礼。多少年时光流转，她的身影活跃在美洲大陆一流大学的校园里，发表演讲，接受荣誉学位；她还两度获颁普利策奖，并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院长。

由一位女性担当此职，这可是该院成立80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

虽说辩才独具，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却显得出奇地雍容大度。势利小人、跋扈者流、贪婪之辈、愚者懦夫，她一枝如花妙笔，为他们披上一层人性化色彩浓厚的、温情脉脉的面纱，稍有可恕，则必称而道之。

略举一例：在分析一度横冲直闯、锐不可当的英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裹足不前的原因时，她下笔就相当客观中肯：“也许是服从基奇纳勋爵（时任国防大臣）旨在保存英军实力的按兵不动的命令；也许是意识到这支部队如若全军覆没，英国将精锐尽失，再无可用之兵与敌一战；也许是双脚一踏上欧陆坚实的土地，敌人的凛凛兵锋、战则必败的命运在他的肩头压上了过重的负担，也许在他虚张声势的大话后面，勇气在一点点消失……不在其位，安知其事。

”巴巴拉·塔奇曼书写的历史，展现了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但她没有将自己摆放到卫道士的位置上，就着历史的烟云进行道德说教。

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之寓意，并未因之稍减。

昏庸的帝王、愚昧的政客、颀颀的将领粉墨登场，草率地挑起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战争，其血腥之状，与希腊悲剧故事中描述的末日之战几无二致。

“1914年的那一个8月，”她写道：“厚重的阴云笼罩了全世界，任何人都无可闪避。

一边是完备的计划，另一边是缺憾多多的人民，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在颤抖着，他们抱着为上帝慷慨赴死的愿望，向战场开拔。

”她希望借助手手中一枝秃笔向世人宣示，血的教训必须记取，前辙之覆，后车之鉴，类似的错误不能出现第二次。

一番苦心，几点教训，令总统动容、首相折腰，万千读者为之倾倒。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巴巴拉·塔奇曼生活之大部，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子前面，铺就素纸，书写华章。

工作的时候，她用心至专，绝不容半点分心。

成名之初，她的女儿艾尔玛告诉她，简·方达和芭布拉·史翠珊想请她写一部电影剧本，她摇了摇头。

“可是，妈妈，”艾尔玛还不死心：“你就不想一睹简·方达的芳容？”

”“哦，不，我没有时间。

”塔奇曼轻描淡写地说，“我还得工作。

”她用黄色便纸簿起稿，完全手写，“涂涂画画、堆堆叠叠，整个儿一锅大杂烩。

”其后她用打字机打印出二稿，字行间距都是常规文本的3倍，以便后续工作中添枝减叶、剪贴调序。

通常情况下，她一干就是4—5个小时，没有间断。

“那年的夏天，《八月炮火》一书已进入扫尾阶段。

”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回忆：“她的工作出现了一点延误，计划好的进度滞后了，她急着赶工期...为了躲避电话的干扰，她在畜栏旁边一间破败的挤奶棚里搭了一张牌桌，搁了一把椅子——这间屋子盛夏季节也是清寒逼人。

她一大早7点半就进屋工作，我的任务是12点半给她送午餐：一块三明治、一瓶果汁和一瓣水果。我每次悄无声息地踩着马厩周围散落一地的松针，靠近妈妈的工作间时，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画面：坐在固守不变的位置上，全神贯注于手头的工作。

下午5点左右，她才歇手。

”正在那一个夏天里，巴巴拉·塔奇曼反复咀嚼一段文字，前后长达8个小时。

这段《八月炮火》的开场白不胫而走、流芳后世，并成为炫耀她毕生著述的经典：“1910年5月的一早晨，风光壮美如画……”翻开下一页，此前未及与本书结缘的读者，终于有幸一浇胸中块垒了。

.....

<<八月炮火>>

## <<八月炮火>>

### 编辑推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狂热内幕！

荒谬而真实，你所知道的一战，从未如此细入骨髓！

普利策奖经典历史著作！

一战首月，行动者粉墨登场，以主观之意操纵亿万生灵。

大厦将倾，谁是最后的溃堤之蚁？

<<八月炮火>>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